

九

邊

圖

論

九邊圖論小引

九邊圖論九篇乃許恭襄公

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
原甘肅等邊於凡山川之險易虜勢之盛衰
城堡之修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一一
得於聞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
形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
弊雖因革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

知備禦之道是在北部將帥得人而已圖以
具後

世德堂主人識

九邊圖論引

兵部尚書靈寶許論著

故鄣臧懋循參閱

先襄毅公白首邊陲勲在

王國貽謀緒論論自髫年猶及聞之既束髮頗
厭章句見大人遺弓敝幕則欣然有懷故疆
場之事多所討論當時氣盛謂宣力

國家持戈建功名無不可者日月不居倏爾四

此正用武之地
可稍展驥足也

具才自不可掩

十引弓試馬精力頓減。自分無聞久矣。不復
言天下之事矣。去歲移官。職方復涉戎務。每
及利害可否之際。不容中默。閒中乃撝拾舊
聞。叅以時宜。著邊論九篇。雖不足以當經濟
之業。亦可以廣機權之變。卷而藏之用。紆壯
年之志。顧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
堠疎密。據形審勢。計利制勝。非圖莫見也。於
是乎復作九邊圖。

九邊圖論目錄

九邊圖略

九邊總論

九邊全國

遼東論

薊州論

宣府論

大同論 三圖附

榆林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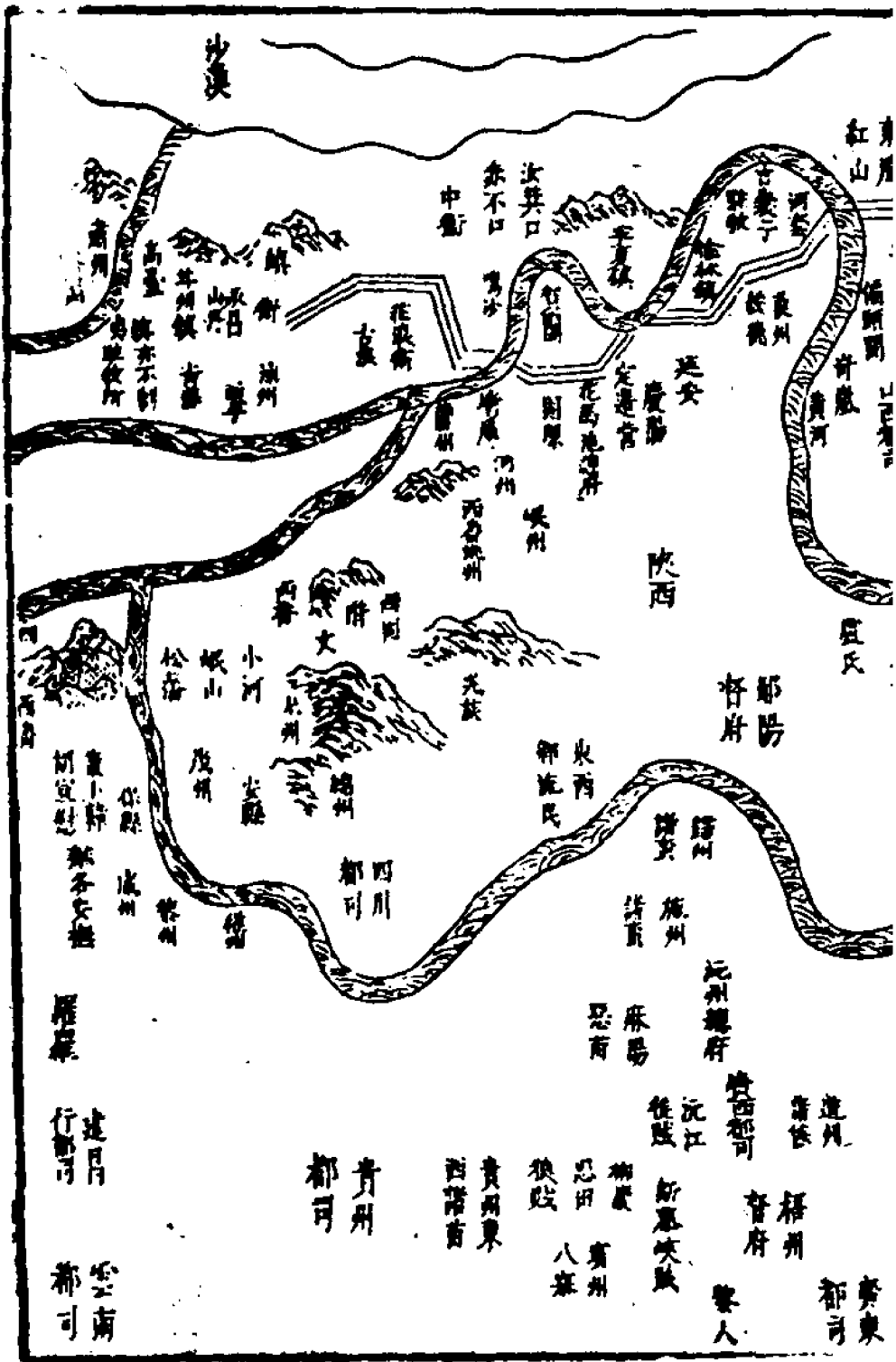
延綏二邊在此

寧夏論

甘肅論

固原論





突起頭角
伸縮
克如虎
騰龍
蟠

盛時安邊大略
如虎

九邊總論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
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
郡北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
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
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
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
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

遼東不便內通
恐貽局焉無益
當重專制之權

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
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初設總督於偏同。聯
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
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弃。遼東宣府大同
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
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
弃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
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仍得

李廣之所目不暇給安得玩視

田詞操之弊實主按伏之好固

遼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好

若所重撫臣不
在將帥也

積漸之餘一時
弊起盡革惟實
幸折收最為切
務也

按戶徵調便
弊弱不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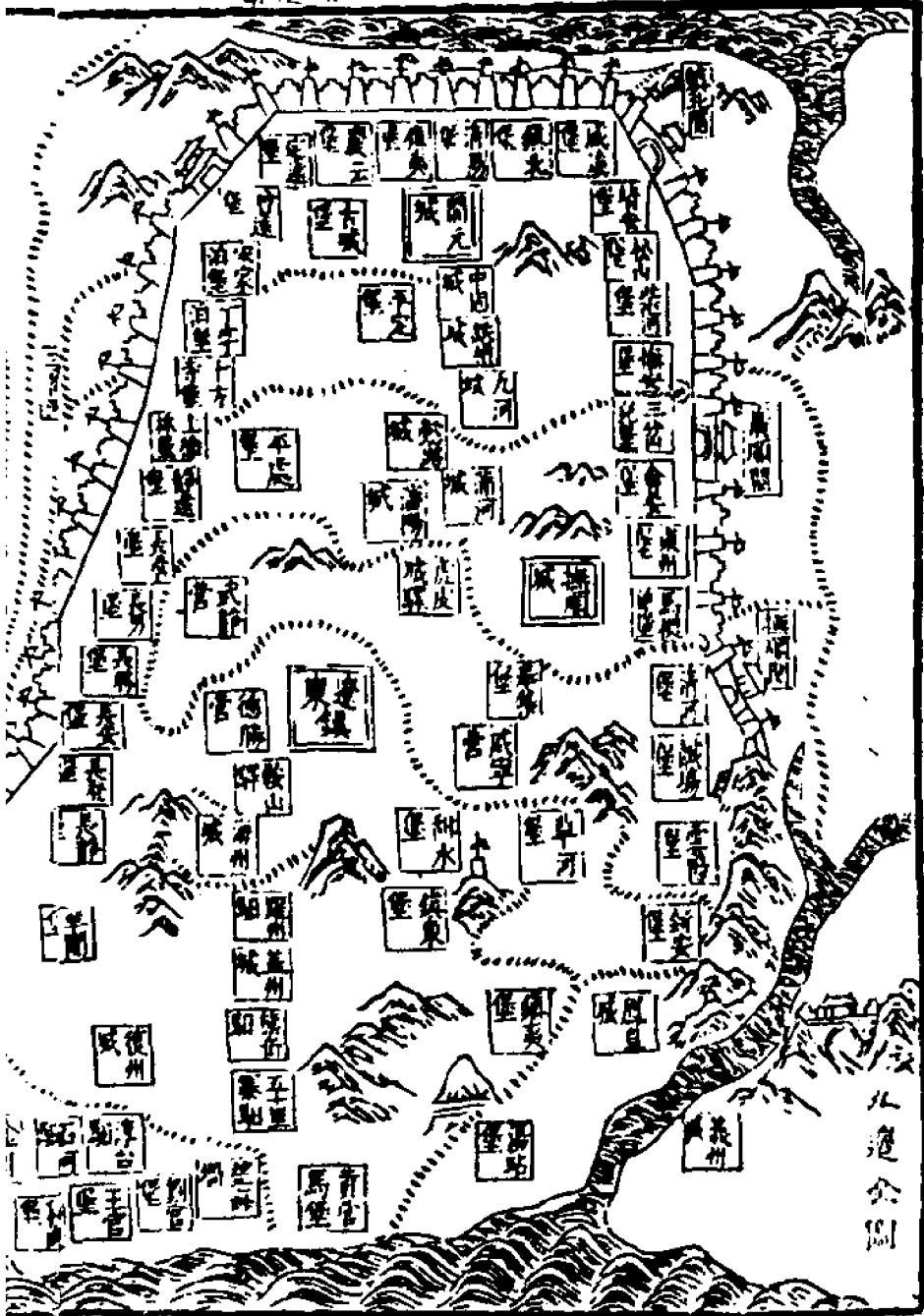
攻守無策。而偷情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徂近利。乃可為也。其治蠻夷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猺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歿。兵不毒民。

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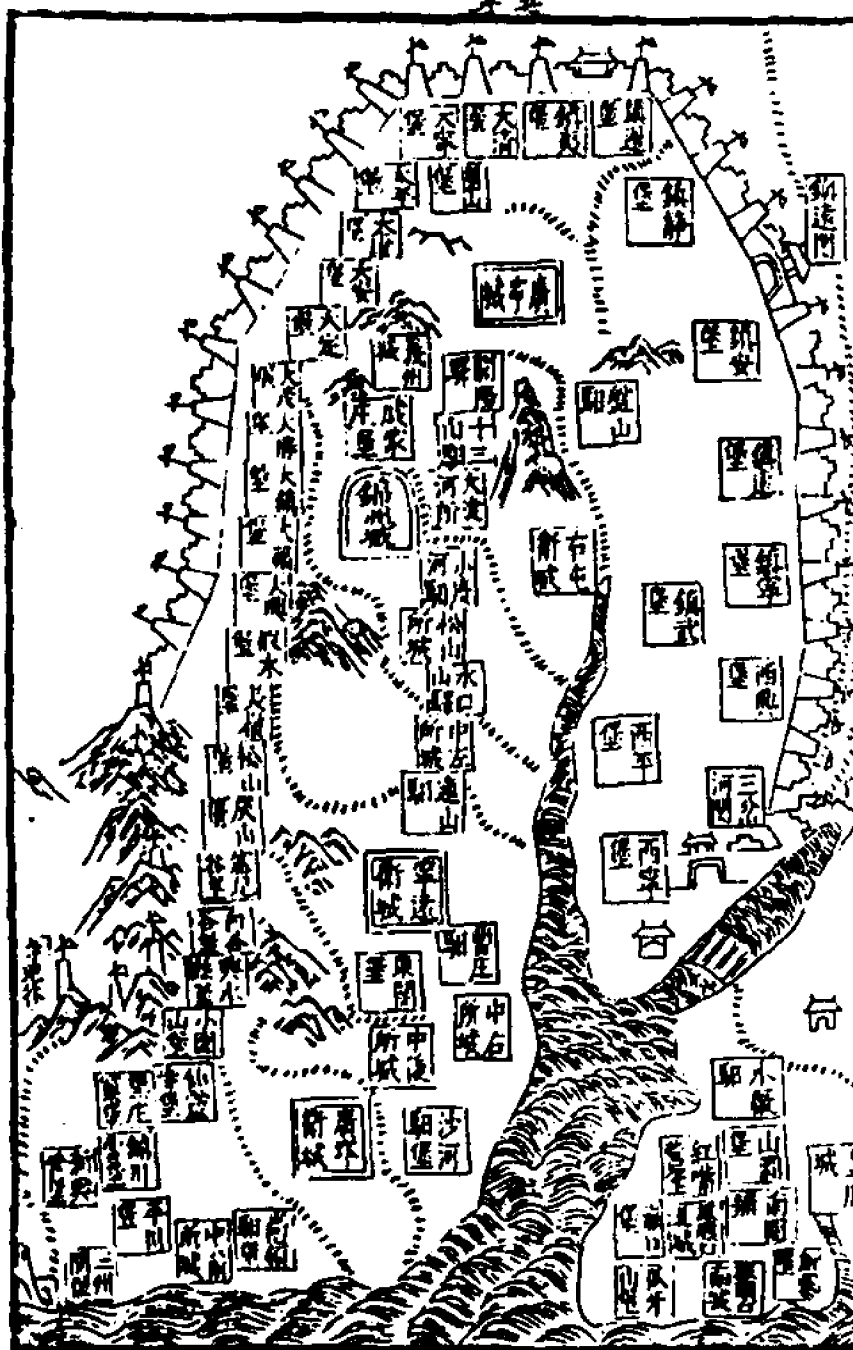
據形勢審要害究利病通權變幾希明見萬里之外

漢遼東古曰遼
 唐太宗征遼以八
 代其物唐宋皆有
 謂後漢才遼金北
 朝危命始該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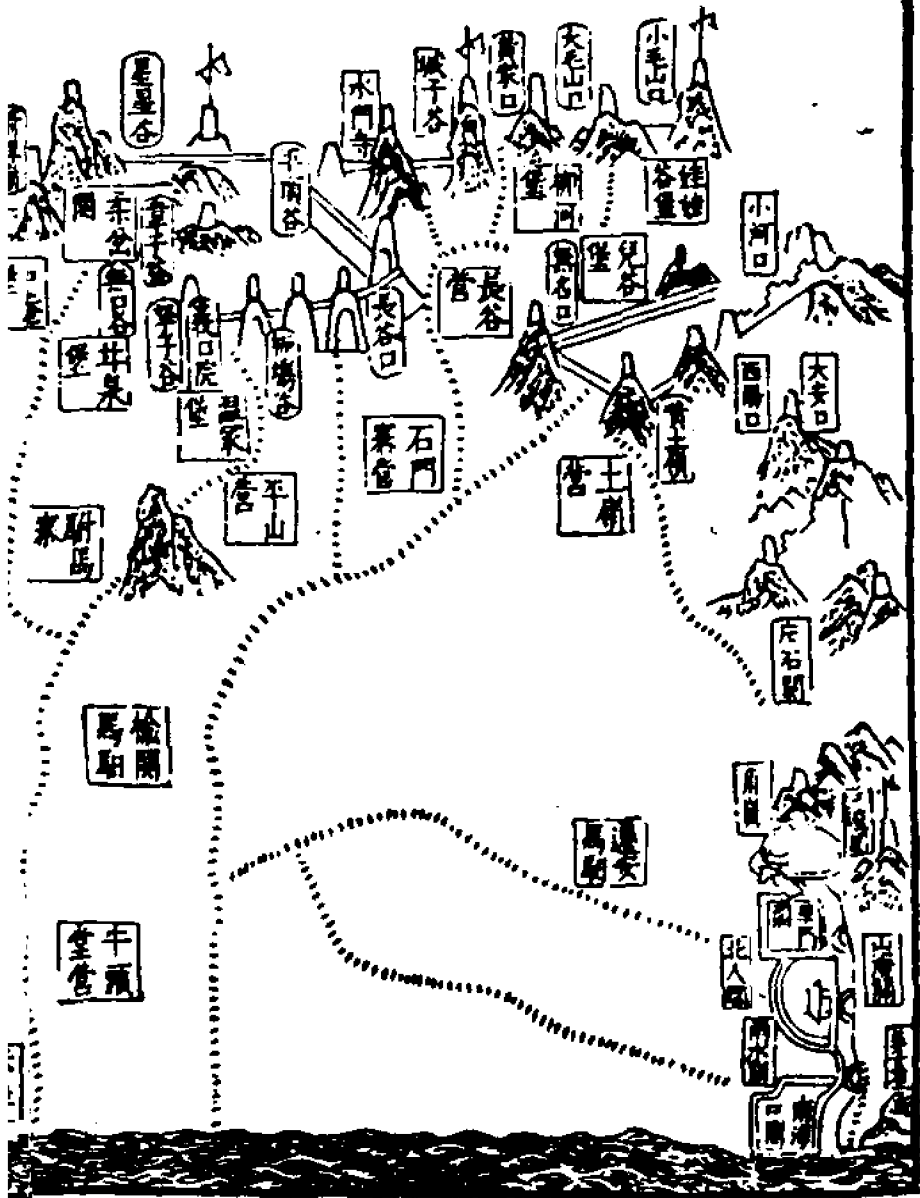
遼東郡同治
 有正所謂
 望一
 中
 其係保子并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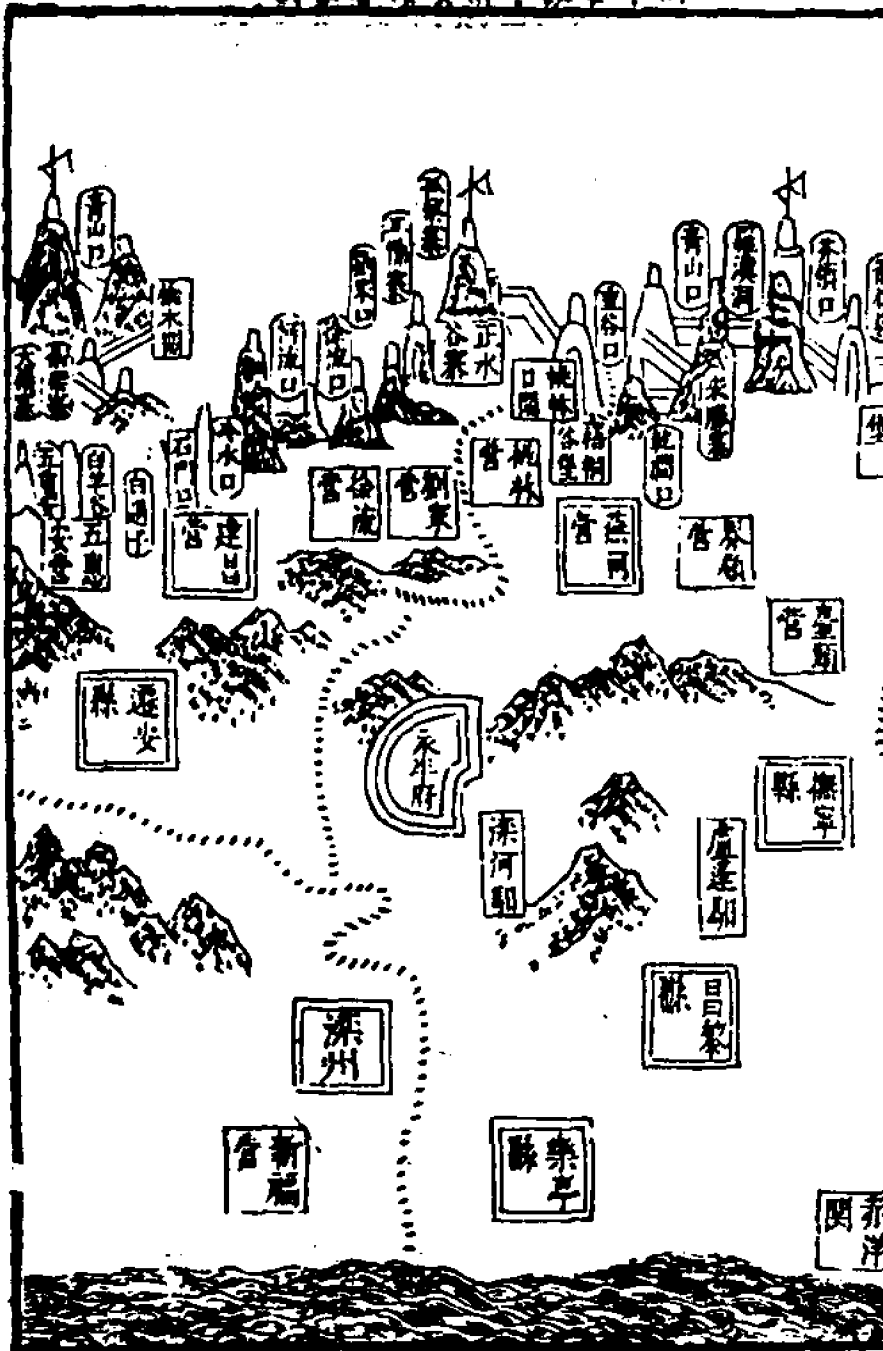
錦州義州寧遠等處
新亦是以西麓廣安



見檢全邊地方東
 有餘里南北一千六
 百里而頻夾一面
 阻海於山間一線
 之路可以內通



按國初東至山海關
 西至黃花鎮分守
 各將五員于燕河掌
 守五處分拆營堡設
 守海即指揮五員于
 永平等五處分守衛
 所又設撫兵官一員
 于三七營提鎮可謂
 嚴密矣因后多改營
 中開不無觀望至嘉
 靖十八年始復舊制
 更相防中



此大寧都司田埔全
石紋三動與人住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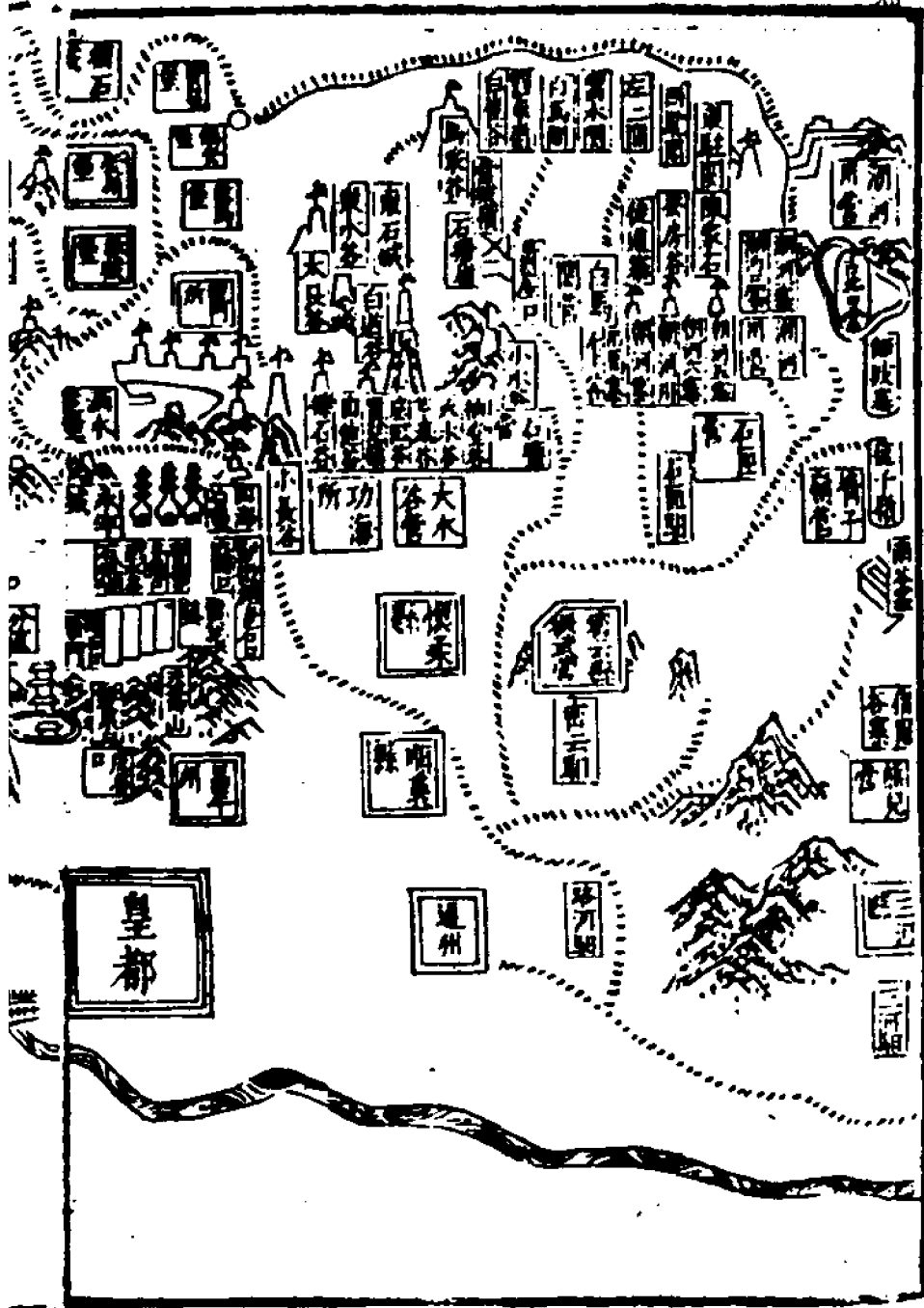


豫州城衛 官師
 家通 段氏之宅
 處特重 三見營中
 足為 不遠 鎮東
 山 湖 三 百 五 十 里
 山 在 黃 花 鎮 四 百 五
 十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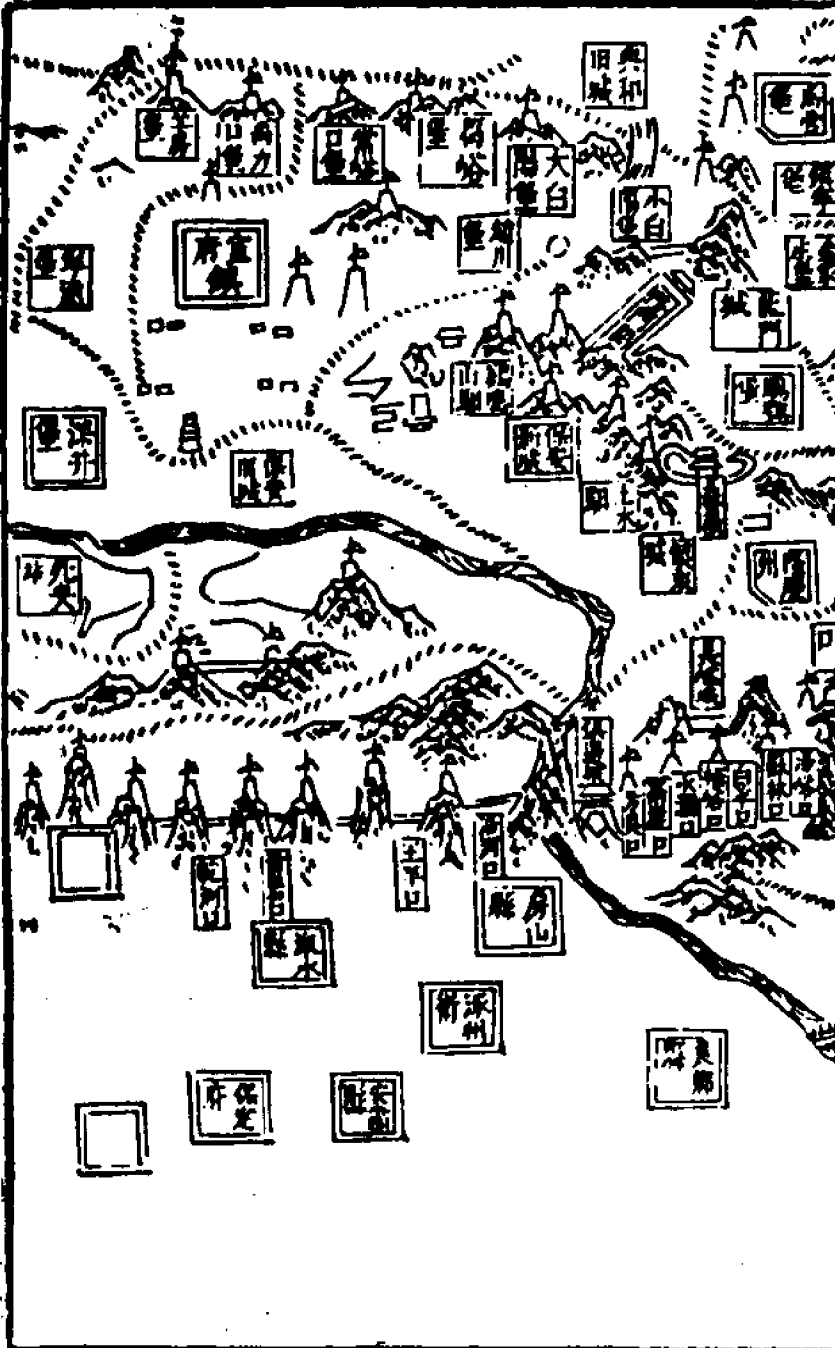


古北口關河川保額
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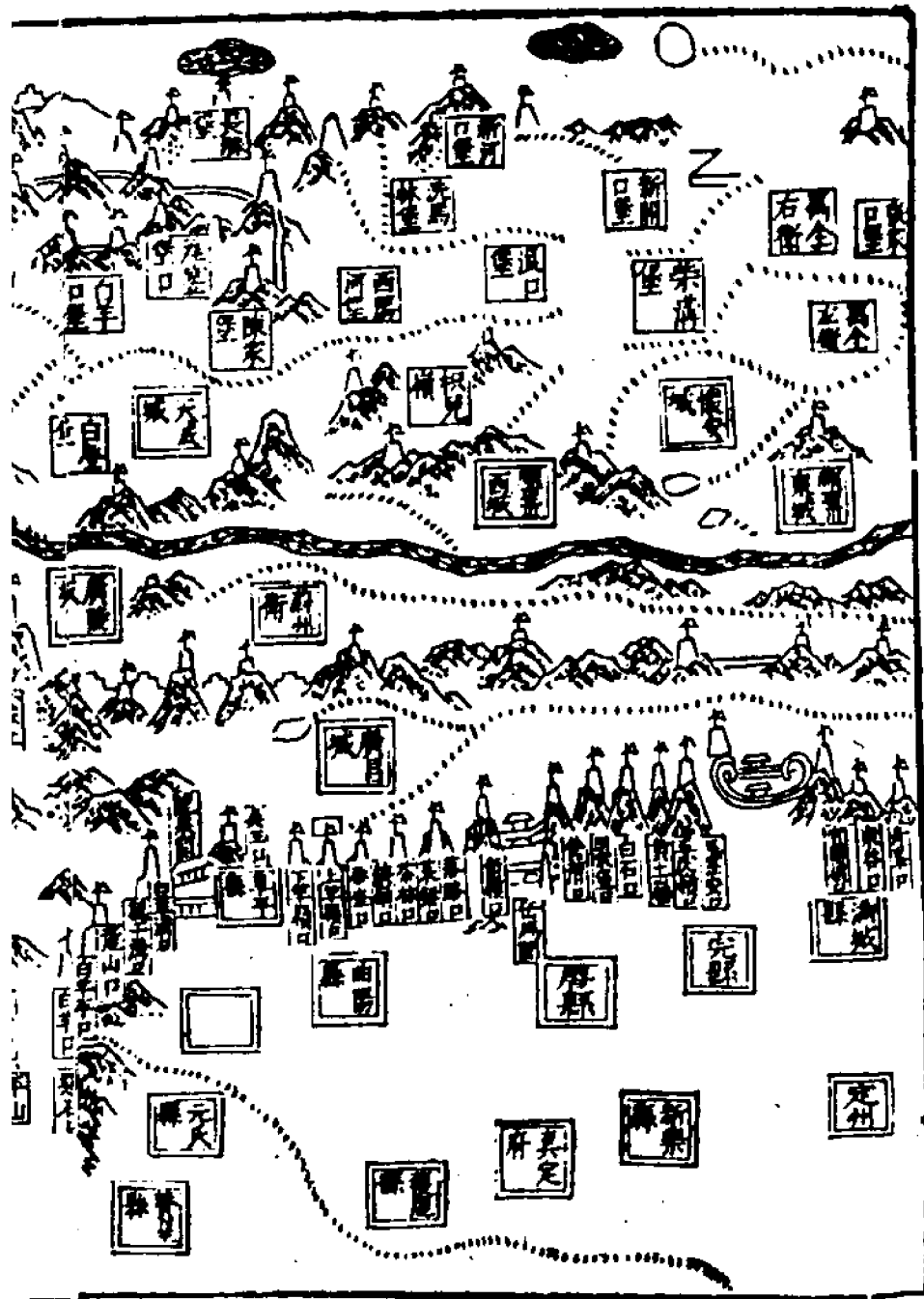
貴花鎮寶編後
陸官家好後門



宣府大渝于夷伏自
四都驅逐胡元於冀
其金都司遷為朔方
一旦築為其地東臨
黑山南距雲朔北據
松兒嶺北據西高山
不南無藩蔽西南實



順聖川西北跨德勝
口距野休嶺東北據
滿石廣四百七十里
延東八百六十五里



此一帶有利處必利
 宜哈連二部住牧俱
 宜大遼外時入海
 與字

偏頭軍武雁門自西
 延東三間美到西盡
 黃河東畔東抵大同



西路皆推山而築
 石壁斷之絕亦與有
 安虎統王開疆城所
 佳郡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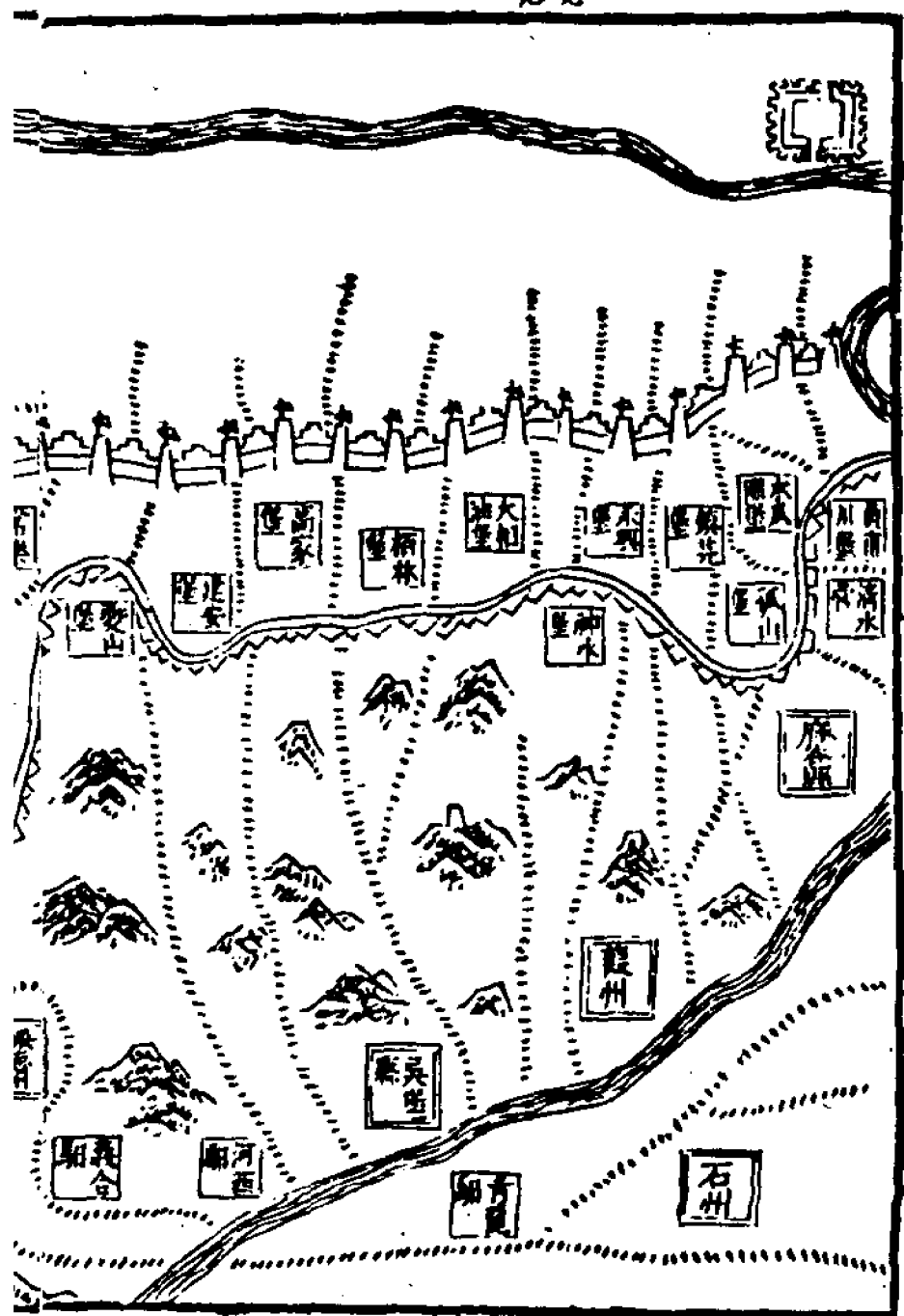
已上三關失守非因
偏狹道近黃河其勢
未為難守

此三關失守非因
偏狹道近黃河其勢
未為難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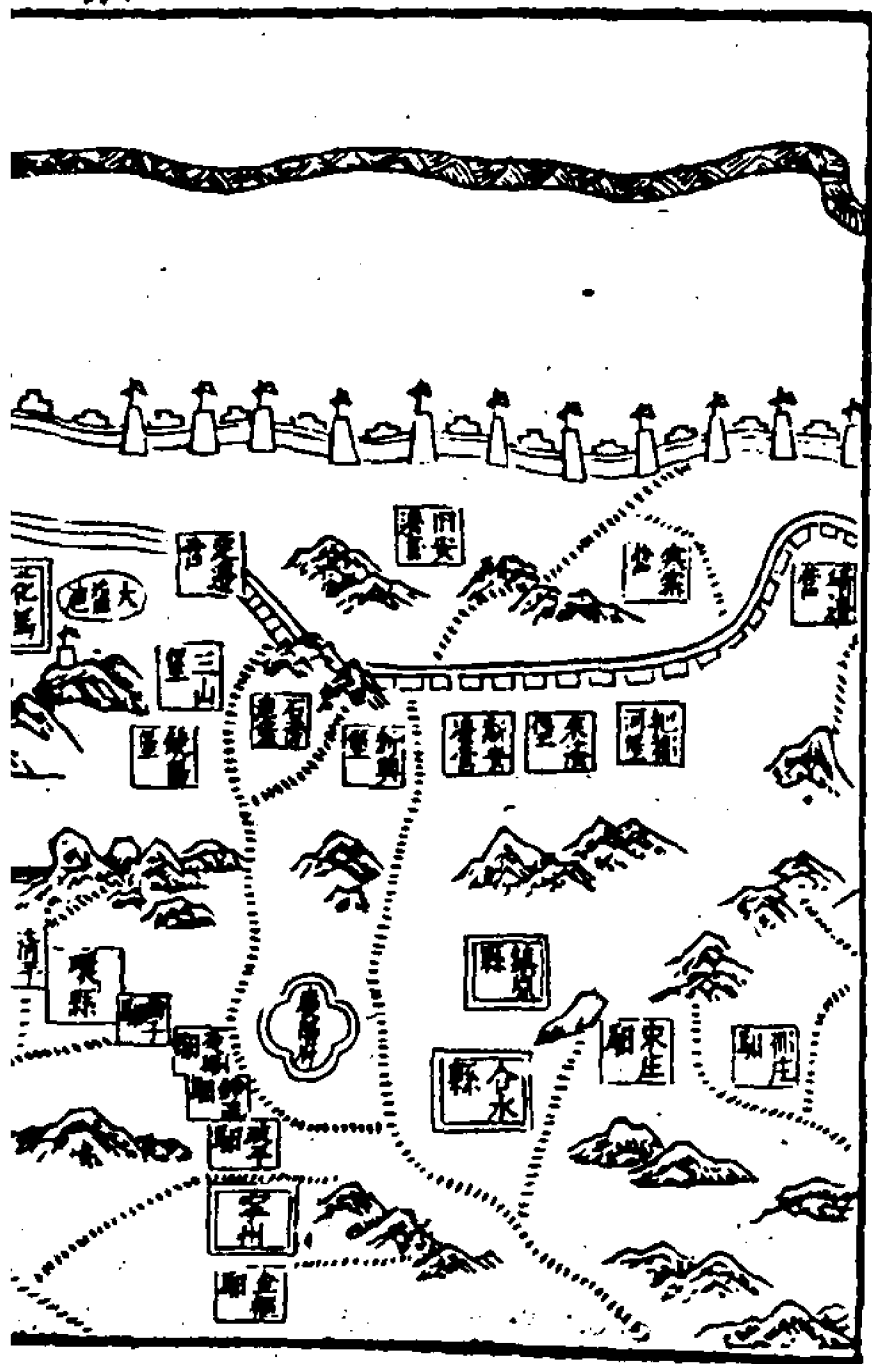


此是東邊界

此一帶有北屬亦克
罕一却往教時入寇
無常



此係明王壇所築
為池一帶新橋梁
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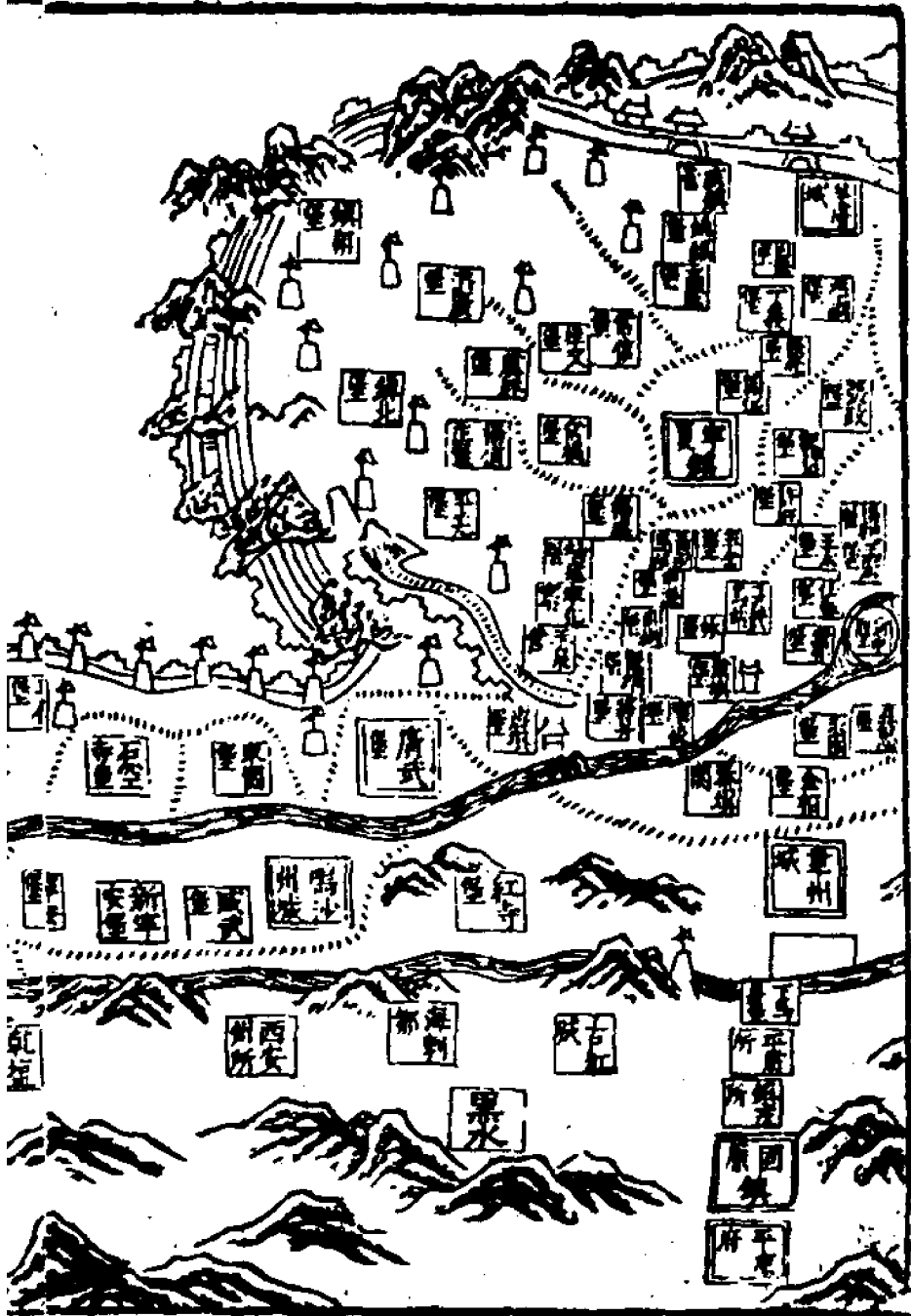


峰以下記據修延璋
所募田糧今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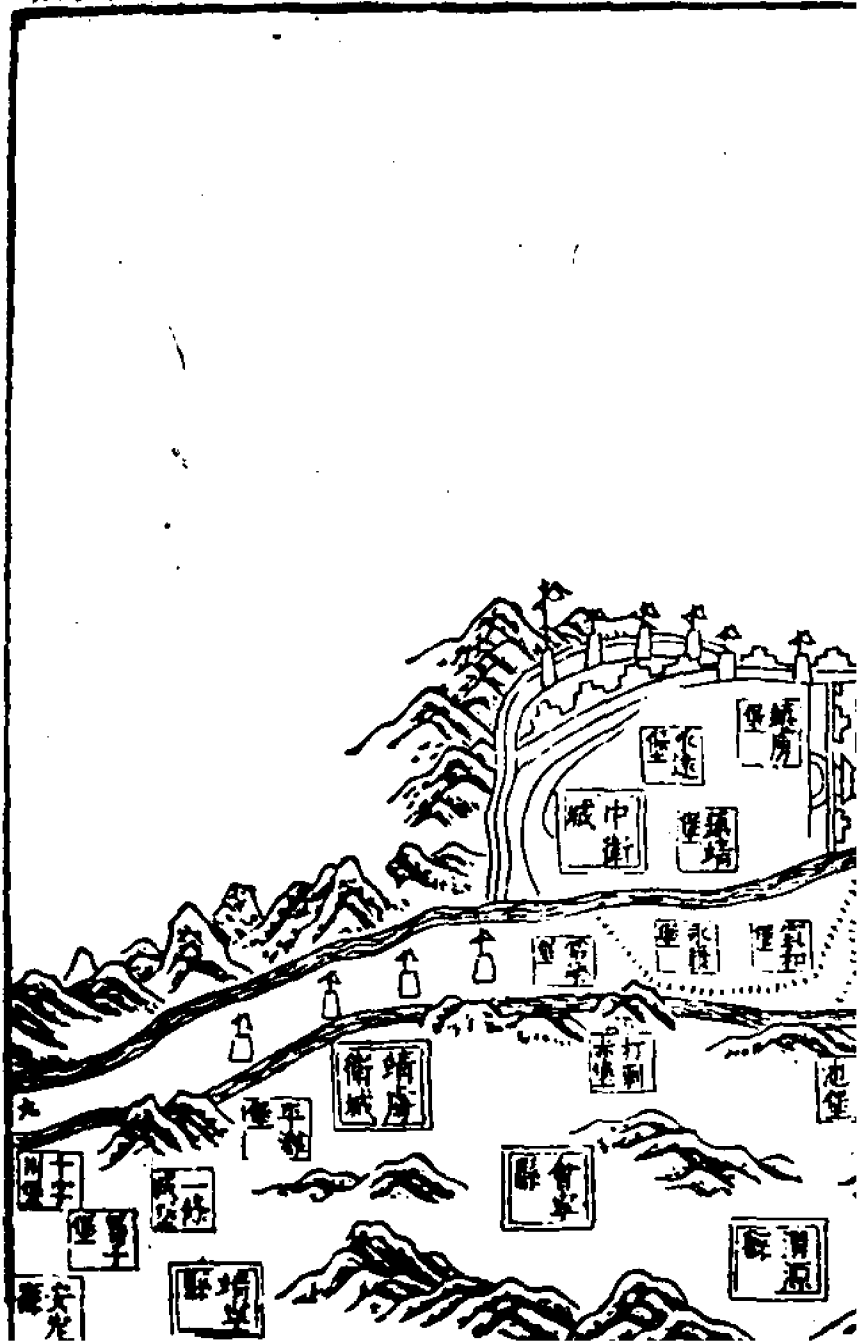
峰是西受降城按三
受降城古謂朔方軍
本在黃河套中張仁
素所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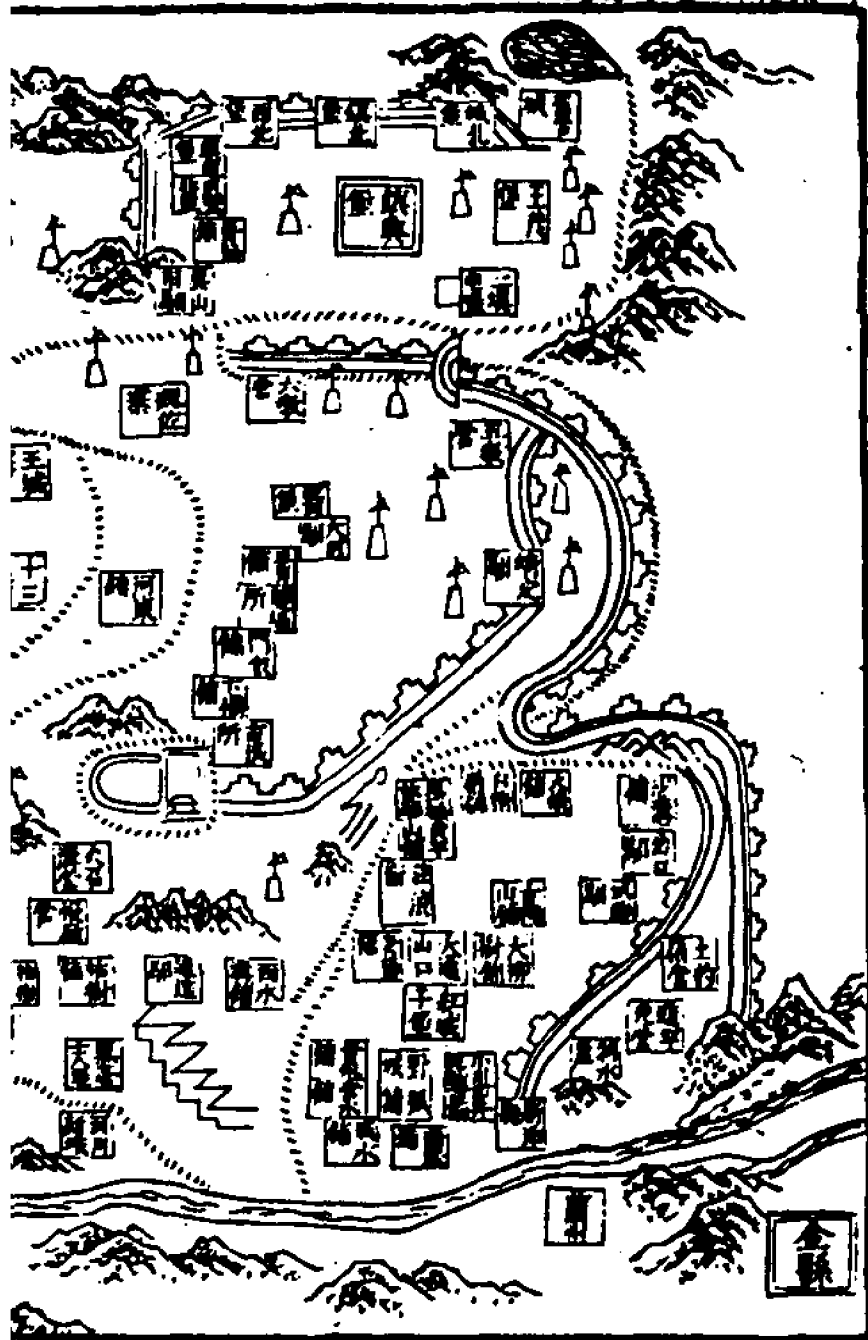
惟寧夏即古夏州城
 關山環其西北黃河
 迤西東南對南北佳
 百里東西二百餘里
 自晉及南北朝迄至
 唐宋胡騎如林連歲
 李德遷算補儲居夏
 累世為中國急今三
 邊既為國家所有而
 寧夏居中國衝襟喉
 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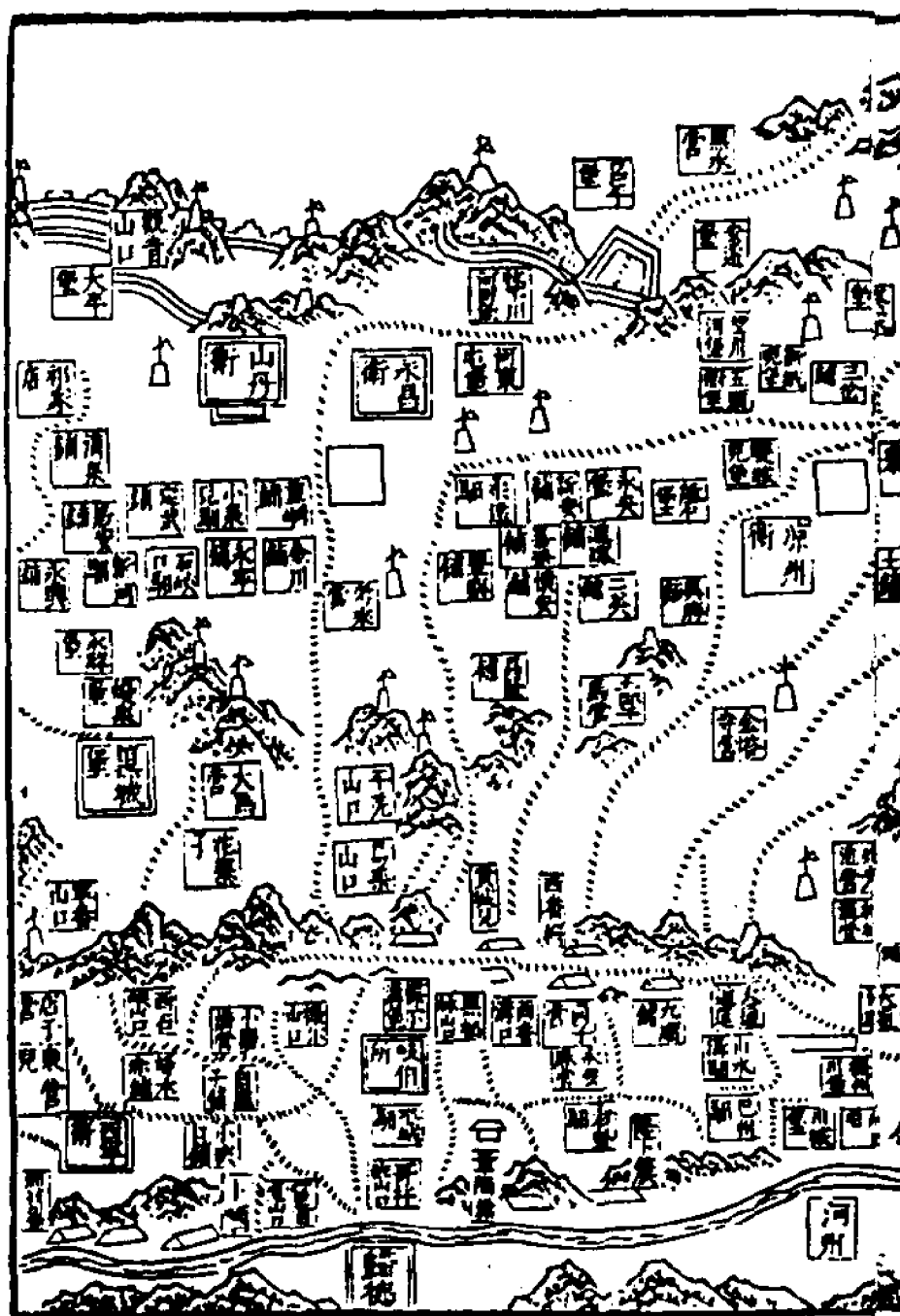


按圖系鎮所轄則有
 黑水鎮茂平廣古紅
 松井彭陽等城西安
 州海州都府堂張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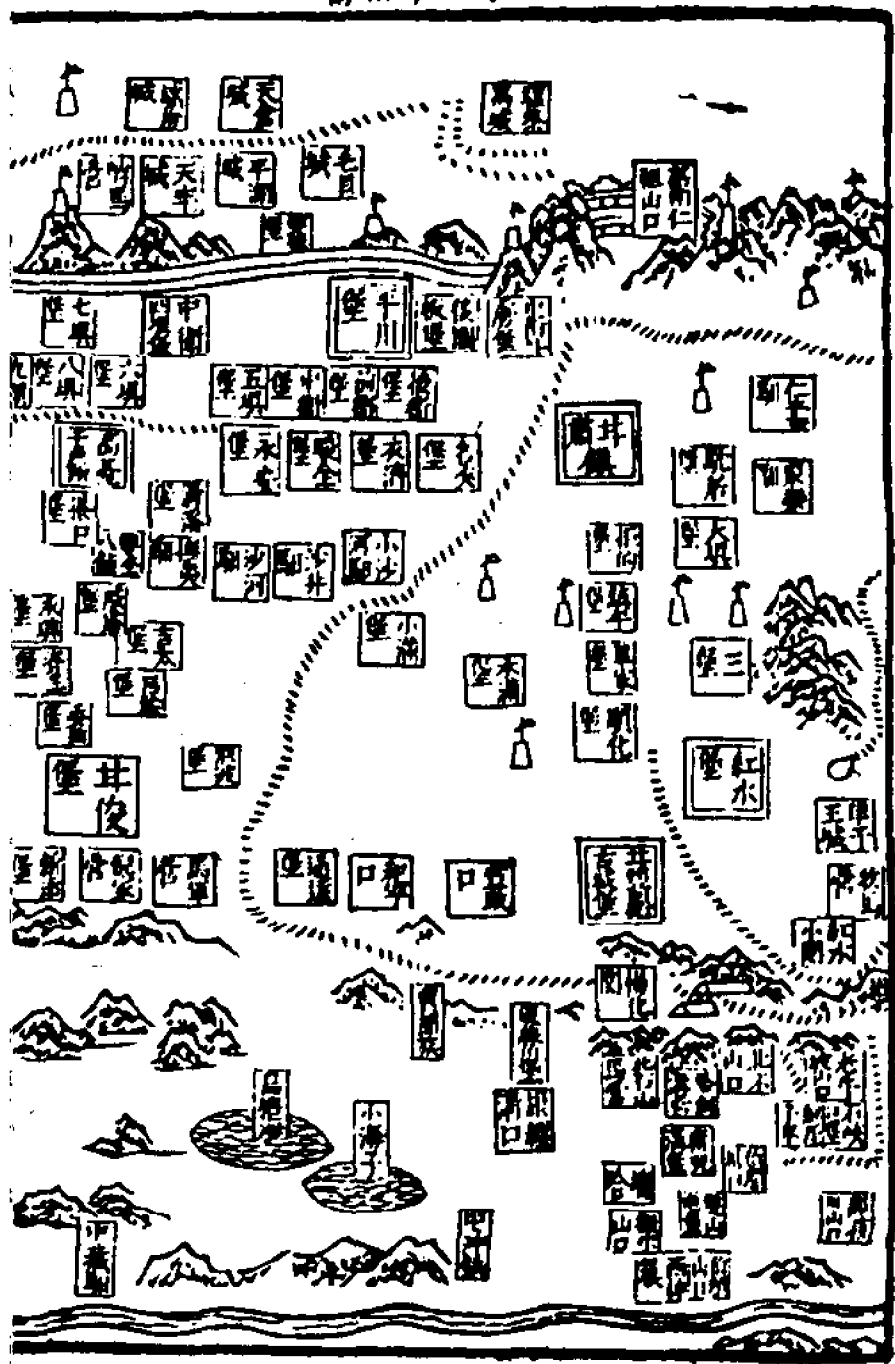


則有走馬川、青平山、
城頭水等，或僅讀成
南州，或有無住流打
倒等一語，味一字川。
西風感德，南音堡
虛，可以通融自解。
此十五字當事者始
其後經制駐劄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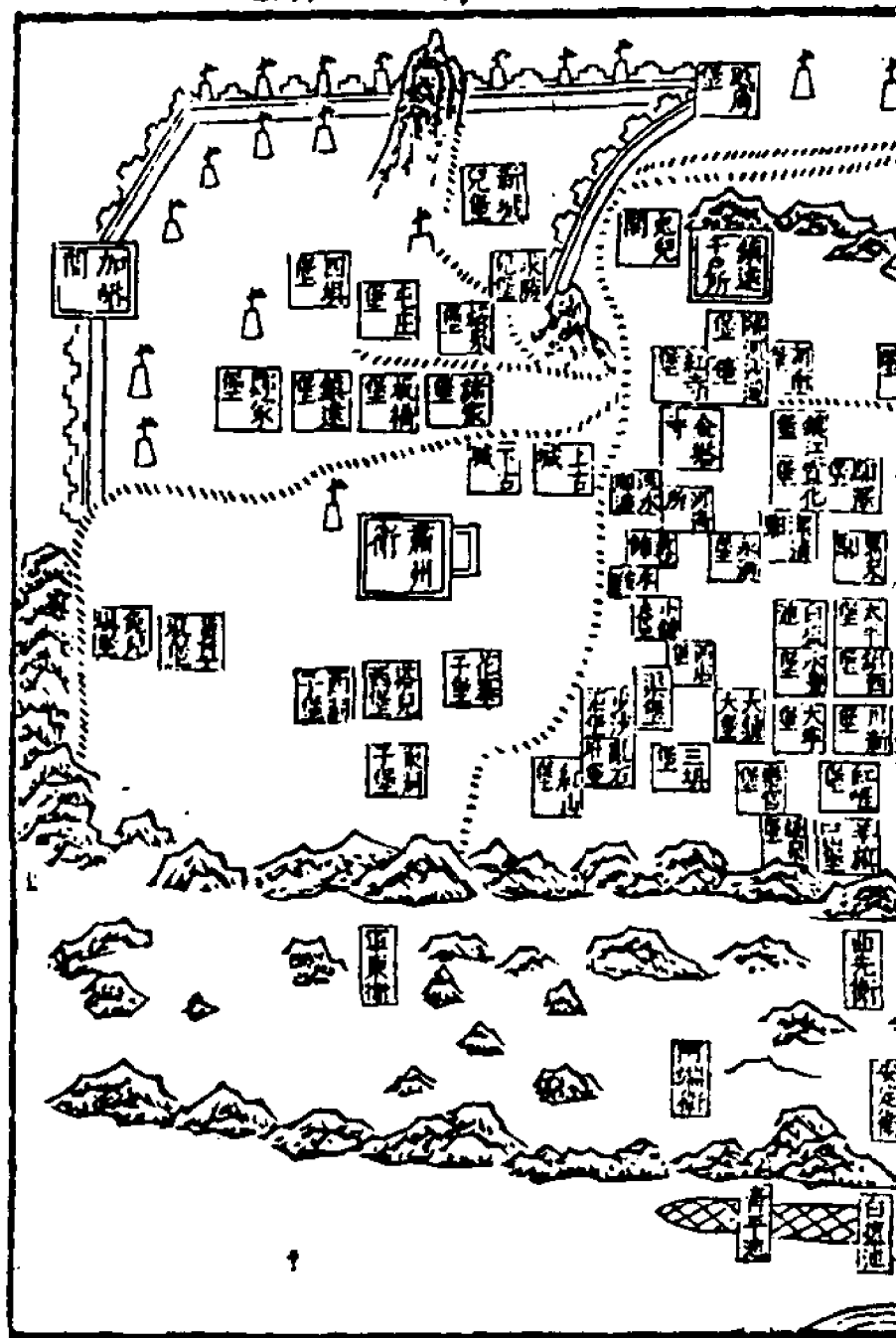




甘肅連西境接羌戎
通胡眉山勢極其險
遠抵陝西界洪武北
年設甘州等五衛于
張掖設肅州衛于酒
泉設西平衛于連中
又設鎮番衛於二衛
又于金城設蘭州衛
皆置兵屯兵拒守



按南州西出嘉峪關
 為沙水赤斤苦峪以
 東哈爾魯皆漢燉
 煌郡地也與河西四
 郡皆分隸不縣共計
 四方約有三千餘里



治中外職掌
與如

或人內附終成
與如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
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
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
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
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
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

遼東

元良哈等部落
原是稽虜頗知
人事

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
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
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
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
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
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
防守不墮。俾恩威竝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
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竝據襟。

亢。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
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岼而逝。若今
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
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
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
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
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

凡見此作事者

月給易於儲蓄
恐難爲力

有識者爲啓蒙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
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
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
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三面受敵之地處置極難非思慮並用不可

寧藩不改封則
此地遂可以偏
安死士焉殊曾
後來必有不可
知之事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
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竝列
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
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神謀遯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

夷人助義則寧
厚賞之土地
人莫不為之
其不見大日也
惜哉

卷之四
忠義傳

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卽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

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漆貢把兒孫。漢入虜掠。動稱結親。迺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

此議是北門領
險也誰具可之

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
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
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
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
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
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
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

元貝爲熱川都
不比中官縣
地方

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
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
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
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夫遊擊
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
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
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
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

將敵下正將吏
便引兵而指
初不能如法矣

隘口不妨添設
安得照依原額

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
馬蘭密雲三叅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
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
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
援。今關營提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
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
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
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

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
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譟。選將練兵。足食明法。
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左輔要地。卽重兵分鎮。尚是可虞。若外邊零落而扼
要處更單弱。則京師不得高枕矣。未暇京操等十事
言言石畫當事者遵而行之可也。

縣務市置區其
屬密忠武乃今
之北邊良將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於漠北卽元之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枕河賽
峰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
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
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

遼雖把扼失之
任先矣天廷爲
之謂之何哉

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
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
徙衛於獨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
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
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
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
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
懸遠。然勢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

此等經書畢竟
得之傳授

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
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
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
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
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
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
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幕軍。重浮
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

此正醫得之精
習使然

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
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
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
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
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邇
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
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
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

歲餘若此歷來
循巡竟置之不
理事

則員外楊守謙所論益得權宜之術附見於
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
府各城粟茭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
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僅存瓦礫場
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
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
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
宣府

此法終不可能

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究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

此篇通長慮也
能言之未必
能行之

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

備償雖善安能
始終如一

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
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
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
發芻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
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上谷郡形勢尤固。雖云易守。第各城積聚無存。則如
之何。所論權宜之術。不可不亟置也。

大都險峻易守
若云險地則兵
所忌而又值
衛守之更難
力矣

是時此二邊但
填虜直抵鎮城
況虜在套中

大同 三關附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
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
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
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
營堡與偏頭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
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
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

敏軍懈弛久矣
幸仙蒞臨
爲之少奮

驕情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況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

此時正計義設
巡撫賴以奠安
數年具有裨于
各邊豈淺鮮哉

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
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正德時三年三貢。
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
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邪。夫北虜稱
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
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
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
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

三關乃太原北
境要害之地與
真定相為唇齒
畿輔之安危係
焉故與宣大並
稱爲重鎮

此等關隘漫不
增兵守禦輕略
安在

父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
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焦
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
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
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
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
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
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

觀李善治軍旅
能保守雲中
今令人有掛劍
之思

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
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
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
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
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
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
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優歿
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

因姑息成弊
必然之勢

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雲中地平衍三閭勢單弱最爲秦虜經由從來難守
此年撫之有素得安輯焉 國家之福也

榆林

延綏二邊在此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
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舉鎮兵出禦之每不及
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
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據內地遂安邊牆
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管長亘凡千二百餘
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
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

順敏此舉莫安
一方邊人至今
懷之

折色因拋荒
增年若議
則遇果價
則遇果價

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賢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

之日胎害更甚
大矣

此時若值大霽
尋房竊發將何
以禦之

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
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寤。因至於今日
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饑旱幾萬言之痛心
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咸無怨言。敢勇善
戰。虜所素憚。乃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
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
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
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

其以食爲天孰
有急於此者

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
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
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
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東草價至
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
在蒔糧。他非所慮。愚又以爲本色不復。則榆
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
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

此異故竟奇哉
古人永賴之矣

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肅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

自來復套之議
紛然其有定論

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

內帑至。則糧價正踊。鎔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

無任事者可知
矣雖然即有一
二任事者多因
中制亦難爲功

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
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
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
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
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徠庶幾
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
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
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

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
裏。生理旣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
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
他非所計也。

榆林逼近河套。雖有邊牆。勝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
至定邊安邊等營。一帶最爲衝劇。卽此鎮將士懷忠
敢勇。其能枵腹待戰乎。此芻糧爲亟亟而當事者不
可不預爲之地也。

四塞之地。內有
漢唐二渠。引水
灌田。足稱富庶。
亦陝之樂土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
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
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
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
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
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
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

卽盛時諸名公
業無成異如此
本唐真難禦哉

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
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
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
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第二門。花馬
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
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
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
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

北虜候水草為
居花馬池東南
一帶惟鐵柱泉
梁家泉等處有

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冰
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
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
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
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
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
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
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

小後嘉靖十五
年。於鐵柱梁
諸處盡築城
堡。一時水源俱
各據守。賊無飲
馬之虞。誠百世
之利也。恭襄此
論真可謂英雄
所見略同。

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

失機律有明條
安得日爲故事

自築新墻一道
官軍遂并外邊

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
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
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
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溢觴稍已解弛。至
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
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
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
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弃地蓋八十

不守以致遼內
田地荒蕪嗣後
賴劉莊裏修復
外邊黃河對岸
更築長堤一道
以截奎房庶幾
稍安

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待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弃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為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卓哉漢武真可
謂英雄繼制也

與前四郡皆隸
甘肅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
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
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
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
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
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
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

重服之地雖難
守胡得違非之

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
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
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
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
略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
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
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
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

深入不毛。雖云
遠路萬一損。成
夫豈非徒無益
且辱國矣。

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厯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
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
垂成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
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
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
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
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

語云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此夷
人終不得爲好
相識也

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彊弱
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
身事警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
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
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
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
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舞弄在手。假令自

以上二條四當
緩俱得中之論
恢復之議可自
息矣

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
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
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
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
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
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
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
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圖機之士。必當破

乘其內附乃因
勢而利導之所
以安邊之善術
議者反懷邊方
敬業之慮大失
機會矣

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逋寇。
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
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
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
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
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
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
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

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
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
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
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
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
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
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歎。兵益弱。而屯田益不
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

有舊堡未克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
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
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
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
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
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
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
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

故事也此議身
可云老成忠慮

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
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稍異。已
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
省奉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
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
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
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
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

西僧延入中國
騷擾百端如大
唐法王一輩究
竟於國家何益

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
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
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
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
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者。聊
以見緩急而已。

河西地勢險遠。難于設險。今日守禦方略。須做趙充國留兵屯田之策。斯善矣。

固原

弘治十五年秦
襄敏總制三邊
築內還一條自
饒陽界起西至
徐斌水三百里
自徐斌水起西
至靖虜花兒岔
止長六百餘里
至今于二八月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
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
弘治十四年大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
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
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
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
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

冬修築之屹然
爲關中重險云

嘉靖十八年以
總制移鎮花馬
池仍以陝西巡
撫總兵提鎮此
是所籌與茶
襄之論若合符
節也

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
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
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
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
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
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
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
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

邊戍冲寒暑
甚至拔身帶月
苦楚倍常而猶
不足其食籌邊
者安在

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
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
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
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
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
制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
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
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固原在寧夏之南雖云近警同要害之地然東向可
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是以邇來總督叅遊悉
駐劄于此若鎮巡運籌其中叅遊分兵會各鎮折衝
於外處置得宜糧餉無缺全陝亦可自恃以無恐矣

跋語

歲庚申余有西吳山水之約會春明薄游茗
上逗畱閔裏子齋聲氣偶合遂訂交焉晤對
無他及祇以時事倥傯每不勝憤憤因出四
編相示念余非知兵者記少受詩至六月之
章誦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欣欣色喜恨不
躬披涇陽焦穫之地而左右戎行及誦采薇
之章至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二語又恨不獲

古人師貞之律寔憑依焉幸天假靜緣得從
刊閱之役讀陰符而得兵之源讀素書而得
兵之本讀孫吳而得兵之法讀九邊海防諸
論而得兵之制舉生平所耳熱而心馳者如
夢之覺如渴之漿襄子乃天下有心人其以
是編廸我者弘矣東海後學徐亮謹識